

现代建筑思潮研究丛书第一辑



英雄主义建筑

Heroism Architecture

丛书主编 / 宋昆 本册作者 / 赵劲松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现代建筑中所体现出的理性崇拜和理想追求的现象分析,从思维范式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建筑在形成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特定文化心态——英雄主义色彩。对这种文化心态的关注,可以使我们在一个更加微观的层次上了解影响现代建筑形成的因素,进而更加精确地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主义建筑 / 赵劲松著.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4.1

(现代建筑思潮研究丛书 / 宋昆主编)

ISBN 7-5618-1880-7

I. 英… II. 赵… III. 建筑史—世界—现代 IV. TU09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9336号

出版: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风和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

电话: 营销部 022-27403647

邮购部 022-27402742

邮编: 300072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48mm × 210mm

印张: 6.5

字数: 270千

版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1月第1次

定价: 52.00元

总序

这套《现代建筑思潮研究丛书》终于出版了第一辑五册。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领域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高歌猛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思想解放为其主要的文化背景，我们经历了现代主义的狂轰滥炸，各种现代主义建筑思想都在我们面前密集而快速地走了一遍过场，为我们基本完整地补了一堂现代主义的课。这时期内的建筑刊物、理论书籍大量介绍和翻译了现代建筑的优秀作品和理论思想，我们不但结识了柯布西耶、密斯、丹下健三、贝聿铭，还了解了文丘里、亚历山大、林奇和詹克斯。“现代性”话语在中国急剧扩张，迅速地至少是在思想上完成了“与世界接轨”的启蒙运动。到了90年代，由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转型已基本完成，思想与言辞的时代随之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行动时代的到来。各种纯粹思想理论性的书籍已经很少再有读者了，而大量原版的、翻译的国内外印刷精美、包装考究的建筑作品实例、效果图集则成了各类书店里昂贵的畅销书。这种普遍性的实用主义思想使得我们的建筑师无须也无暇顾及自己的理论素养和作品的思想深度，只要摸准市场需求和大众审美情趣的脉搏，就可以使自己的创作实践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同。

面对这种令人目眩的资讯爆炸和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我一直考虑着是否能够编辑一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广泛读者的系列丛书，希望把呈现在我们面前形形色色的、丰富多彩的建筑思潮、流派及其创作活动进行一些梳理工作。当把这个想法与天津大学出版社沟通后，立即得到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同时出版社又对丛书的内容、篇幅、版式、读者定位等问题提出了很有益的思路和建议，于是便有了这套《现代建筑思潮研究丛书》的诞生。

二

这套丛书总体定位为现代建筑，意指20世纪建筑主流的发展方向，当然也包括活跃于20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建筑等；而建筑思潮的含义又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建筑风格或建筑流派。建筑思潮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建筑领域所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潮流和创作倾向。在建筑的分类研究中，常常冠之以“主义”(-ism)来概括某种建筑创作倾向，如浪漫主义建筑、折衷主义建筑等。建筑流派(school)则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由思想倾向、艺术主张、创作方法和表现风格方面相同或相近的建筑师，通过其建筑创作所形成的派别，如高技派、新陈代謝派等。为理论家、评论家所界定并为人们所接受的“主义”，实际上并没有确切的概念定义。它们之间有些存在着悬殊的大小之别，大者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者如装饰主义、象征主义等，后者几乎完全等同于流派的概念。

建筑思潮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把握某种建筑创作思想，而建筑流派则侧重从建筑史的角度来区分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建筑派别。前者更多用来概括无自觉联系的建筑师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创作观念，后者更多用来概括自觉联系的建筑师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创作趋向。概括地讲，思潮与流派就是潮与流、大与小的关系，建筑思潮可以包容多个建筑流派。而我们通常所言的建筑风格指的是建筑师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独特

的创作个性，是更狭义而具体的建筑创作与表现形式。

任何学科的分类都是人为的，其目的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出一定的规律性，便于人们去研究与发展。现代的、开放的史学观，就是要从无数事实中选择某种事实，再对选择出来的事实进行某种组合，并对组合起来的事实给予某种解释，也就是对事实进行选择、组织、解释。对于现代建筑思潮的划分与研究，目的是要探源归类，梳理脉络，细致入微地探究现代建筑创作群体及其建筑创作理念、建筑创作方法和建筑作品。

对于现代建筑思潮的研究首先必须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确定研究方法。新史学理论主张从历史的纵向和社会的横向进行整体性研究，去揭示历史诸现象的根源与特质，即将研究视野聚焦在广大社会群体的生活、活动与心态、观念上，力图从中透露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其内在因果关系。这一点我们从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著的《城市发展史》中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

基于这种开放的历史观，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建筑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不仅仅是建筑领域自身的产物，也不仅仅是任何天才大师所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科学、思想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建筑思潮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如果我们剖开任何一个历史横断面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形式的建筑表现都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烙印。

三

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经历了两个高潮期，一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的20年代和30年代，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的英雄时期，以现代建筑大师产生及其理论体系形成为标志；一是战后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20年间，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的黄金时期，体现在大量现代建筑的创作实践上。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辉煌成就，使科学的精神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受到全面的推崇。现代主义在哲学方面继承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拜物教，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崇拜，突出表现在对“功能——结构”的合理性与逻辑性的崇拜。这一现代主义哲学几乎发展成为一种“新拜物教”。

受到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肇始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功能主义建筑思潮认为建筑形式必须反映功能，建筑平面布局 and 空间组合必须以功能为依据，建筑应当“由内向外”（柯布西耶）进行设计，而且所有不同功能的构件也应该分别表现出来。他们认为经济实用的建筑就是合乎功能的建筑，就会自动产生美的形式。沙里文“形式追随功能”的思想，以后也成为格罗庇乌斯和包豪斯所信赖的教义。他们努力从建筑设计着手改良社会，把建筑创作视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手段，他们进行的是“社会工程活动”，即对社会进行工程化的改革。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具有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成分和乌托邦的色彩，也成为“拯救众生”的另外一种精英主义，一种虽然不是为精英服务的，但是强调精英领导的新精英主义。

这种精英意识在艺术创作领域表现为形式主义美学思想。形式主义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艺术生活的绝对性，侧重作品的构成形式而不在内涵；艺术的本质只是“有意义的形式”，艺术家只需将自己的感情与事物的形式保持有目的的“秩序”，即能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形式主义者主要是从线条的模式、色彩的搭配、形态的排列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复杂关系来感知和领会作品。形式主义是整个20世纪抽象艺术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技术美学被现代建筑的前驱者们普遍地接受、倡导和实践。格罗皮乌斯主持的包豪斯的口号是“艺术和技术——一个新的统一”。把对技术的崇拜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扩展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密斯对“技术的完美”的追求，柯布西耶所崇尚的“机器美

学”，都把这一思想推向了极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受战争破坏的城市的大规模恢复建设就开始了。这时的建设要求在最大限度地节省劳力、材料和资金的条件下，快速有效地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功能主义正有了用武之地，开始实施住宅建设标准化、合理地简化建筑外表和建筑施工机械化。随着经济恢复后的飞速发展，暂时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结构主义哲学思想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希望寻求一种稳定不变、自我调解的社会结构，来保持社会整体机制的协调运转。结构主义的整体观、系统观，改变和影响了五六十年代以后的整个社会思维方式，对于城市与建筑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基础理论上的支持作用。从美学发展的角度上看，结构主义美学乃是20世纪形式主义美学与结构语言学结合的产物，不过是以“结构”或“秩序”取代“形式”的概念，要求人们重视作品的整体组织，其组成要素只有在它们与作品的整体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被理解，才能具有意义。路易·康、“Team X”、荷兰和英国的结构主义建筑师，以及日本的新陈代谢派都是这一思想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完成了经济复苏和城市重建工作后，开始反思世界大战为人们带来的种种伤痕，加之不断出现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等等，使全世界的人们从“科技神话”中惊醒过来，不能不重新评价过去的一切精神建设。于是科学危机的警报被拉响了，开始对现代化的合法性、西方文化价值的合理性进行全面质疑。

在建筑领域，人们开始反思现代主义建筑的不足与片面性，它的偏重生产、忽视人情，强调普遍性、忽略个性，重物质、轻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单调、冷冰冰的生活环境和城市景观等等，使人们感觉越来越乏味。面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种种弊端，以文丘里为首的“保守的反现代主义”，提出了“历史主义”和“民间艺术”是发展当代建筑的两只划船的桨，主张建筑创作“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大众”；而以解构主义为特征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则通过对建筑中模糊性、偶然性、暂时性的描述和运用，来对抗现代建筑的确定性、必然性、永恒性，因此，解构建筑在形式上经常采用突变、破败、断裂、偶然、无序、离散、扭曲、重组等手法。

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批判现实精神，他们的理论建树更多是在与现代主义的激烈对话中实现的。然而，后现代反现代与现代反前现代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代之反前现代乃是一种“取代性的反”；而后现代之反现代却是非取代意义上的“消解性的反”。就是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是时间上的承袭关系，而是一个事物中对立的两极，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社会的需要，以相反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经过了激荡、反叛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受到西方国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八九十年代在建筑领域中历史主义大为盛行，受其感染在我国形成了9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的“欧风”建筑，并形成一股社会性思潮，从而完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在建筑思想与创作上“与国际接轨”。“欧风”流行过后，崇尚技术、反对装饰、具有形式构成特点的建筑样式又成为时尚，同时期世界上著名的建筑大师们纷纷登陆中国，并把中国当作新建筑类型的实验场，真正实现了我国现代建筑与世界同步。这时，我们回过头来梳理一下现代建筑思潮及其发展脉络，就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所在。

宋昆

2003.10

前言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是新材料、新技术、以及新的功能要求决定了现代建筑的产生。诚然,这是现代建筑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现代建筑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表现出来呢?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呢?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重新审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那段辉煌的历史时,常常会被当时社会扑面而来的英雄主义色彩所感染。

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里,人们的许多行为突出地表现出对理性的极端崇拜和对理想的狂热追求。人们对神话了的自己如此迷恋,以至于在各个领域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态。这种普遍心态,我们可以借用“科学历史主义”哲学创始人库恩提出的“范式”来加以描述,称之为英雄主义思维范式。我们设想,也许正是这种英雄主义范式在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人们则在各种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出一种情绪、一种色彩。从文化的角度看,英雄主义也许是现代主义时期观念上的动力,自我崇拜的英雄主义心态也许是衍生出英雄时代主导观念和原则的起点。

虽然科学技术决定了现代建筑的必然产生,但思维的范式却影响了其最终表现形式的生成。因此,对思维范式的关注,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现代建筑的形成机制,使我们不仅知道它会发生,而且还知道它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更加微观的层次上了解现代建筑形成的原因,进而更加精确地把握其发展的规律。

赵劲松同志通过对于建筑中所体现出的理性崇拜和理想追求的种种现象的分析,正是从思维范式的角度去探讨现代建筑生成的文化动因的一种积极的尝试,希望能有助于帮助读者诸君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问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

杨昌鸣

2003.11.20

目 录

■ 英雄主义发端	001
——理性主义与乌托邦	
一、对理性的执著	002
二、对理想的追求	004
■ 英雄主义的群体意志	009
——理性崇拜的物化表现	
一、超越高大的极限	010
二、表现技艺的精湛	038
三、追寻品质的极端	059
■ 英雄主义的精英色彩	085
——理性至上的精神象征	
一、回归纯粹的起点	086
二、探求普适的原型	107
三、希冀永恒的延续	118
■ 英雄主义的济世情怀	135
——理想世界的宏伟建构	
一、关注人类的命运	136
二、担负社会的重托	148
三、寻找现实的途径	165
■ 英雄主义式微	185
——权威的消解与理想的幻灭	
一、对理性的怀疑	186
二、对理想的否定	195
■ 后记	198
■ 参考书目	199



英雄主义发端

——理性主义与乌托邦

对理性的执著

对理想的追求

人站在什么样的高度思考问题是决定性的,是时代划分的真正界限。而这种高度的变化则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和因此得以扩展的人类视野。

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发展时期大约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然而,对贯彻其中的英雄主义理性崇拜的背景,我们却可以追溯到15世纪前后。

中世纪是神学化的时代,“人”是上帝的奴仆,是神的奴隶。

由于科学的发现,逐渐动摇了神学统治,找到了人的自信与豪情。从而为以人为中心,以理性为工具的思维范式取代神学范式奠定了物质基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是在这种物质基础之上的思维范式形成和确立表现较为明显的阶段。

人类看待和处理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会有一个总的心态和出发点。新的范式一旦形成,便会在一段稳定的时期内对处理事务的态度和方法产生影响,直到它被另一种范式所取代。

纵观整个现代史,恰恰就是一个上帝现实化为人,而人又神化为上帝的过程:一是用“理性”取代“信仰”,二是“人”取代“上帝”。费尔巴哈把近代哲学的主题归结为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亦即把神学转变为人学。罗素则说启蒙运动已经将理性“羽化为神明”。

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人类实际一直在两个方面进行着努力,一方面是对理性原则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理想世界的探索。

一、对理性的执著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著作《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提到: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地理大发现导致了新的全球性视野,导致新的全球性种族分布、全球性经济关系、全球性政治关系、全球性文化关系。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同时引发了人类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为人类走出局限放眼全球,重新思考世界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图1-1)

早在1530年,法国国王的医生琼·费尼尔就写道:当今时代在任何方面都无须鄙视自己,无须思慕古人的知识。如今,我们的时代正在做着古人梦想不到的事。地理学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我们这一时代的航海者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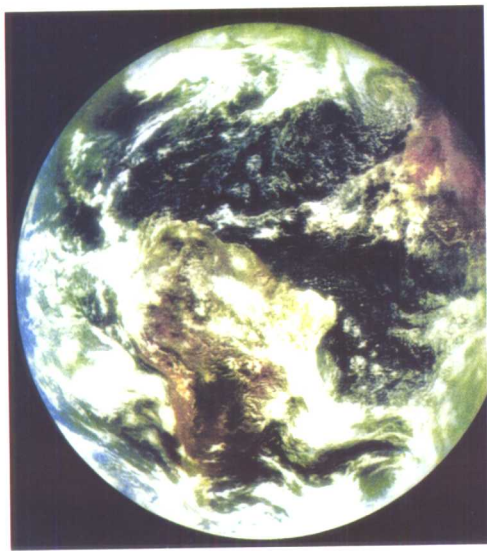


图1-1 从太空看地球

从外层空间观察世界,20世纪的人类第一次能够这样做。在这个世纪里,历史视野以一种比较的方式向过去铺展开来,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所有文明进行“通盘”的考察开辟了道路。

科学的发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待世界的心态。使人类的心态由神的奴仆转而成为世界的主人。从此开始满怀豪情地编织着主宰世界的梦想。

1899年,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其著作《奇妙的世纪》中指出:“19世纪经历的科学进步较人类先前所有世纪经历的还要多。然而今天,我们又能夸口说,20世纪上半世纪中所做的科学工作比以往全部历史中所做的还要多。”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以信心,使他们日益坚信理性的力量,并把自己看成是新时代的先驱。

一个世纪后,这种自信已增长到凭直觉兴奋地期待取得人类的未来成就的程度。1661年,约瑟夫·格兰德著文提到:“要是那些英雄人物(笛卡尔、伽利略、哈维及其他人)如他们愉快地开始工作时那样继续工作下去,他们会用奇迹填满这个世界。”

1687年牛顿发表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力学的建立。同时,牛顿的发现也坚定了人们依靠理性解决问题的信心。牛顿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数学上能证实的根本上宇宙定律;这定律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小的物体。实际上,自然界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计算可予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似乎可缩减为有理性的人所能发现的少数简单的、始终如一的定律。

科学的辉煌成就,使科技理性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受到全面推崇。机械文明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理性思维模式的发展,特别是在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惟一的科学。因此,人类一切精神活动,包括人文科学在内,只有以自然科学为模式,才是严密的、科学的。

在这种观念推动下,出现了把物理学、化学的规律也推广到社会科学各个层面的现象,即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又称工具理性,是以一种冷静、超然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甚至可说是以冷酷的眼光追求客观性、理性和机械性。理性



是人类科学认识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本质规律的永无止境的追索。科技文化中的理性,是人类知和行的指南,它不仅使人们懂得了已知与未知,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及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人们判断社会实践可行与不可行、正确与错误的基本思维依据。工具理性还渗透进政治、经济和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到19世纪,科学工具论已成为最大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文化霸权,强调规范、标准、客观。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理应主宰这个世界,怀着人定胜天的豪情在各个领域绘制着人类理想的宏伟蓝图。各个领域的大师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引导世界教化人类的神圣职责,高举英雄主义大旗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而大众则怀着万分的虔诚向着大师们设想的理想王国迈进。

正如启蒙运动所表现的那样:“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从而奠定了以理性为中心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作为启蒙思想主要支柱之一的自然科学,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突飞猛进。它冲击着神学和各式各样的玄学,为唯物主义的哲学开辟着道路,倡导穷究客观事物精蕴的求知精神。它促使人们破除对传统观念的迷信,而要把知识建立在直接的观察和数学的逻辑之上。

从英国开始然后波及全欧的工业革命加强了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它要求欧洲过去和当时的一切事物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种理性主义渗入到各种各样的建筑思潮中去,每种建筑思潮都要标榜自己的理性基础。

综上所述,科学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看待和处理问题的心态,改变着人们处理一切事务的指导思想。人类对自身的自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理性崇拜的英雄主义思维范式逐渐得以形成,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反映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人类豪情满怀地开始为世界设计秩序和规则,现代建筑运动中的大师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二、对理想的追求

由于人类力量的空前提高,人在自己的心中由神的奴仆变成了世界的主人。这一心态的变化使人类确定了“人定胜天”的英雄主义世界观。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在各个领域的变迁和探索无不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下进行。

人类在对理性树立信心的同时,还希望建立一个理性控制下的理想世界,于是文化精英们高举“民主”的大旗,开始设定一个个乌托邦的社会模式。

14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从意大利开始,15世纪以后遍及各地。产



生了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运动，即所谓“文艺复兴”运动。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展开了建立新的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斗争。新思想的核心是争取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发展，斗争的锋芒所向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与上层建筑的核心：宗教神学。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找到的武器则是象征民主与自由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

18世纪，启蒙运动又开辟了文化和建筑的新时期。启蒙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光明。

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相信不仅存在着像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也存在着控制人类社会的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倡“民主”，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以期实现其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并为资本主义社会设想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世界（图1-2）。



图1-2 欧仁·德拉克罗瓦，《自由指引人民》

此画作于1830年革命的翌日，几乎成为政治宣言。画家就在自由女神的右边，以起义者的形象出现，持枪而立。

建筑的发展可以看做是一个不断寻找新兴资产阶级意念适当表达的过程。本质是在寻找一种英雄主义心态的适当表达方式，他们倡导向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学习，是因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式样被看做是理性和理想的象征。一种形式的选择往往是因为这种形式被认为体现了自由、民主、理性的含义。

正如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探索所经历的曲折路程一样，建筑对于理想模式的追寻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以来，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历史建筑形式都被当时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考虑过了。从托斯卡纳、古希腊、古罗马、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等等，甚至从殖民地带回来的各种外族的文化艺术风格，比如南美洲印第安王国——玛雅、阿兹台克、印加文明，非洲的部落艺术，北非的古典文明等等，无一不经过精心的研究和选择使用。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终于正式诞生了现代建筑，建筑才终于找到了英雄主义淋漓尽致般的表达方式。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建筑中也就毫不掩饰地显露出英雄主义本色，并形成时尚，以此为美、以此为荣。（图1-3~图1-7）

现代建筑大师们也以满怀的豪情活跃在建筑领域之中。柯布西耶在他自己《光明城市》(La Ville Radieuse)一书中写道：“你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令人窒息吗？如果是，那么必须给它轴线，而该轴线应一直延伸至内地和其他省份。该城市中心区的关键位置上还有空闲的土地吗？如果没有，那么填海吧！这没有什么大碍，很容易！你认为蒙得维的亚的地形不适合，旧城快倒塌在港口上了，又没有空间？那么造人工平台吧。如果斜坡上危险的迷宫式的道路系统对汽车通行很不利那么就在平台顶端设计出水平的道路系统来取代迷宫式的道路；对圣保罗城

图1-3 理查·米克设计的小提亚农宫爱神庙



图1-4 皮·维格诺设计的巴黎马德林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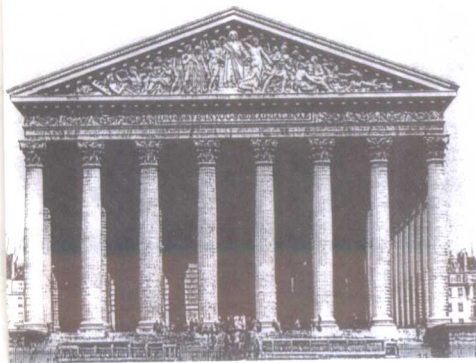




图 1-5 帕拉蒂奥设计的圆形别墅



图 1-6 桑顿等设计的美国国会大厦





图1-7 布拉曼帖设计的蒙托利欧圣彼得修道院小圣堂

而言,你是否觉得完全被困在了山上和山谷中,无法详细了解自己的城市!整顿交通吧!无论是地上、地下、天空中,你都会找到办法解决交通问题,在任何地方你都是自由的。”^①

现代建筑运动,从某一方面来看,是基于新技术、新材料基础之上的针对折衷主义的一场革命,是对适应材料和技术的新形式的一种探索。但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这一阶段的探索只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新兴资产阶级寻求自我表达方式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由一系列行动所组成的大探索中的一个片断。

英雄主义在建筑中的反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越物质极限的群体意志;二是走向精神极至的精英思想;三是居高临下的济世情怀。

①(意)曼弗雷多·塔夫里,现代建筑,刘先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英雄主义的群体意志

——理性崇拜的物化表现

超越高大的极限

表现技艺的精湛

追寻品质的极端



英雄主义色彩在建筑上首先表现为一种追求极至的热情。向极至挑战历来是人类显示伟力的一种方法。向极限挑战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是人类对于自身力量的检验过程。人造物所能达到的极限就是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极限。人类希望证实理性的万能就必然要在各个领域里向极限发起挑战,因此就注定了现代主义时期很多有代表性的东西都在其深层有着对极限挑战的强烈意向。也正因为人类是在这种人定胜天的豪情冲动下,创造出工业社会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才会在许多领域里都能隐约地感受到英雄主义色彩的存在。向极限的挑战现象体现着人类深层意识中对于自身力量和理性的崇拜,是在英雄主义群体意志支配下的一种物化表现。

在科学领域,科学家在英雄主义的感召下通过不断的新发现去逼近他们理想中的终极真理,而技术家则将新的发现改造成“无所不能”的机器,让人类越来越相信理性主宰世界的可能。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向着自己的终极理想迈进。在这一时期,整个人类都沉浸在英雄主义的冲动之中。

在艺术领域,理性倾向的一脉不断抽象、纯化和分解的过程,也正是在表达一种对机器的崇拜。技术美学则索性把对技术的崇拜上升到美学的高度,使这种观念扩展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在建筑领域,对高度的极端追求,对跨度的极端追求,对材料和结构的夸张表现,包括具有典型意义的密斯的均质空间和万能结点,无不是在向一种极限挑战,其深层意义同样在于表现人的自我力量。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超越高大的极限

超越物质极限的精神最直观地表现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强烈欲望上。很多领域的研究表明,人类许多行为的产生并非仅仅源于对物质的需求,而是源于对其背后所隐含的深刻的观念意义的追寻。现代建筑中的许多现象也很难仅仅从功能和技术的角度找到合适的答案。例如对于摩天楼的迅速发展、大跨度和大尺度建筑的张扬表现,如果仅仅从物质需求或从用地紧张的角度来解释似乎有一点勉强,也许深藏在其中的英雄心态才是它们能够生生不息的真正动因。

(一) 高度的迷恋

“高大”在人们的思想中历来就具有重大的美学价值,它往往与神圣、尊贵、力量、权威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